

主编
徐生

四库全书

远方出版社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

第十九卷

主编 徐 生

远方出版社

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译文】

苏秦，东周洛阳人。他往东去到齐国从师，曾在鬼谷先生那儿研习学问。他出外游历了好几年，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的哥哥、弟弟、嫂子、妹妹、妻子、侍妾都暗地里讥笑他，说：“周人的风俗，向来是治理产业，努力从事工商，以博取十分之二的利润为目的。如今你去掉了根本去搬弄口舌，倒霉，活该！”苏秦听了这些话，心里感到惭愧而暗自伤心，就关门不出，把他的书都取出来，再次发愤阅读，说：“一个读书人已经埋头读书了，却不能用自己的知识去取得高位和荣耀，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他从这些书中找出一本《周书阴符》，伏案攻读。读了一年，他从书中找出了许多揣摩国君心意的诀窍，说道：“凭借这些知识，我可以去游说当代的国君了。”他打算去游说周显王，显王的近臣们平素就熟悉苏秦，都轻视他，不肯相信。

于是苏秦向西到了秦国，这时秦孝公已死，他便游说秦惠王道：“秦是个四面都有险塞的国家，群山环抱，渭水萦绕，东面有函谷、蒲津等关与黄河，西面有汉中，南面有巴、蜀之地，北面有代地和马邑，这真是天然的府库啊！凭着秦国百姓的众多，军事上的严格训练，足可以吞并各国，建帝号统治天下。”秦惠王说：“鸟的羽毛还没有长成时，绝不可以高飞；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还不明确，这是谈不到兼并别国的。”这时秦国刚杀了商鞅，讨厌那些游说之士，不愿任用。

于是苏秦往东到了赵国。赵肃侯用他的弟弟为相，号为奉阳君。奉阳君讨厌苏秦。

苏秦离赵又游历到燕国，经过一年多才见到燕文侯。苏秦进言道：“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烦，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河和易水，国土纵横两千多里，战士好几十万，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储存的粮食足够几年之用。南面可从碣石山、雁门山输入丰富的物资，北边可以种植枣栗获得很大利益。即使人民不耕种田地，单是枣栗的收入也就够富了。这真是天然的府库啊！”

“安居乐业，没有战争，见不到将士死亡的危险，这点没有谁能比

得上燕国。大王您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吗？燕国之所以不遭受侵犯，不受战争摧残，是因为赵国作了它南方的屏障。假使秦国和赵国打五次仗，秦国胜两次而赵国胜三次，秦、赵两国互相消耗，大王可以用完好的燕国从后面控制它们，这就是燕国之所以不受敌国侵害的原因。而且秦国如要攻打燕国，要越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穿行几千里，即使能攻下燕城，秦国也会考虑到没法守住。秦国不能加害燕国，这是明摆着的事情。现在赵国如果要进攻燕国，发布号令，不到十天就可以有几十万军队进驻到边境的东垣一带。接着，赵军再渡过滹沱和易水，不到四五天，便直抵燕国的都城了，所以说，秦国进攻燕国，是到千里之外去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之内作战。不担心近在百里之内的祸患，而却看重千里之外的敌人，没有比这更错误的政策了。因而我希望大王能和赵国联合，天下联为一气，那么燕国一定没有祸患了。”

燕文侯说：“你的话虽然很对，但我们的国家弱小，西边靠近强大的赵国，南边接近齐国，齐、赵都是强国。你一定打算要用合纵的策略使燕国获得安定，我愿把国家交给你安排。”

于是，燕文侯供给苏秦许多车马和金帛，让他到赵国去。这时，奉阳君已经死掉。苏秦因而游说赵肃侯道：“当今天下在位的卿相人臣和民间的有识之士都仰慕您的作风，早就愿意为您效忠。虽说这样，由于奉阳君嫉妒贤能，您不能直接管理国事，所以宾客和游说之士，没有谁敢于在您面前倾吐忠言。现在奉阳君已经死掉，您如今又可与人民亲近，我这才敢于向您提出我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我私下为您考虑，最好是使人民的生活安定，不要破坏他们的安宁。安民的根本方针，在于选择邦交。选择邦交得当，人民就能安定；选择邦交不当，人民就终身不能安定。请允许我谈一谈赵国的外患问题。假如把齐、秦两国都作为敌人，人民的生活就无法安定。如果倚靠秦国去攻打齐国，人民也不能安定。又如倚靠齐国来进攻秦国，人民仍然不能安定。所以图谋别国的君主，进攻别的国家，这种劝人断绝邦交的话常令人难以启齿，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出口。请让我指出这策略的不同，不过就是区别合纵连横两种方法而已。您如能采纳我的建议，燕国一定会献上盛产毛毡、皮衣、狗马的土地，齐国一定会献上

盛产鱼盐的海域，楚国一定会献上盛产橘柚的园林，韩、魏、中山也都会献上一部分土地作为赵国贵臣收取赋税的私邑，您尊贵的亲戚父兄也都可以得到封侯之赏。割取别国的土地而取得利益，这是五霸冒着损军折将的风险去追求的。使自己的贵戚能够封侯，更是成汤和周武王采用放逐和杀君的手段也要去争取的。现在您只须安然不动便可得到这两种好处，这就是我对您祝愿的原因。

“现在您如果与秦国联合，那么秦国一定会去削弱韩国和魏国；假如您和齐国结交，那么齐国一定会去削弱楚国和魏国。魏国削弱就会割让河外，韩国削弱就会献出宜阳，献出宜阳就会使上郡处于绝境，割让河外也会使通往上郡的道路不通，楚国削弱将使赵国失去外援。这三种策略，不能不详加考虑。

“秦军如果攻下轹道，那么韩国的南阳便危险了。秦国如劫持韩国、包围周都洛阳，那么赵国将发兵自卫。如果秦军据有卫地，夺取卷城，那么齐国一定会去朝拜秦国。秦国的欲望在山东地区已开始得到满足，就必然会举兵指向赵国。秦军渡黄河、越漳水、占据番吾，那么秦军将直捣邯郸，这是我最为您担心的事。

“当前，山东地区的国家没有比赵国更强的。赵国的领土纵横二千多里，战士几十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以供应好几年。西有常山，南有漳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国本是个弱国，值不得害怕。秦在各国中最忌恨的就是赵国。但是秦国不敢举兵攻打赵国，为什么呢？就是怕韩、魏从背后打它的主意。那么，韩、魏可说是赵国南边的屏障。秦国如进攻韩、魏，没有高山和大河的阻隔，逐渐蚕食它们的土地，直到迫近它们的国都为止。韩、魏不能抵挡秦国，必然向秦国屈服称臣。秦国没有韩、魏的制约，那么战祸就会落到赵国头上，这是我为您担忧的又一桩大事。

我听说尧没有几个部属，舜没有一点土地，但都拥有了天下；大禹不到一百个部众，却统治了天下诸侯；商汤、周武王的士兵不过三千，战车不过三百辆，军队不过三万人，却能立为天子，都是由于他们懂得治理天下之道。因此，贤明的君主对外能估计敌人的强弱，对内能衡量自己士兵素质的优劣，不必等到两军交锋，对胜负存亡的可能性早已瞭然于胸了，怎么会被一般人的言论所蒙蔽，糊里糊涂去决定大事

呢!

“我私下查看地图加以衡量,山东各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是秦国的十倍。六国联成一气,合力向西攻打秦国,秦国非被攻破不可。现在各国反而向西投靠秦国,做秦的臣属。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使别国臣服和向别国称臣,这两者难道可以同日而语么?

“说到那些主张连横的人,都想把诸侯的土地割给秦国。秦国如获得成功,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楼台亭榭筑得高高的,宫室修得很华美,欣赏竽瑟的演奏,前有楼阁宫阙张挂着乐器,后有苗条艳丽的美女。诸侯遭到秦的侵扰,他们不分担一点忧虑。所以那些主张连横的人,时刻都致力于用秦国的权威来恫吓诸侯,以求达到割地的目的。因此,我希望大王能仔细考虑。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善于决断疑难,排除谗言,屏绝飞短流长的途径,堵塞结党营私的门路。这样,我才能报着效忠之心,在您面前陈述如何使国君更尊贵,国土更扩大,兵力更强盛的计划。我私下为您考虑,最好是团结韩、魏、齐、楚、燕、赵等国合纵亲善,一道反抗秦国。使各国的将相在洹水上结盟,互相交换人质,宰杀白马,举行盟誓。相互约定说:‘假如秦国攻打楚国,那么齐国、魏国就派出精锐部队帮助楚国;韩国断绝秦国运粮的道路,赵军渡过漳河,燕国则守卫常山以北一带。秦国如果进攻韩、魏二国,那么楚国就截断秦的后路,齐国派出精兵援助,赵军渡过漳河遥相呼应,燕国则固守云中郡一带。秦国要是进攻齐国,那么,楚国同样截断它的后路,韩国守住成皋,魏国堵住秦军通道,赵军越过漳河、博关进行支援,燕国也派精兵助战。假如秦进攻燕国,那么赵国就守住常山,楚国驻军武关,齐国渡过渤海,韩、魏都出精兵助战。秦国如果攻打赵国,那么韩国就驻军宜阳,楚国驻军武关,魏国屯军河外,齐国渡过清河,燕国也派精兵支援。诸侯中有不遵守盟约的,其余五国便联军讨伐。六国要真能合纵相亲,共同抗秦,那么秦军一定不敢出函谷关来危害山东一带的国家了。这样,您的霸王之业也就成功了。”

赵肃侯回答道:“我年纪轻,治理国家的时间很短,从未有人告诉过我治国的长远之计。如今您有意为各国谋生存,使诸侯得以安定,我诚恳地把国家付托给您。”于是装饰车子一百辆,加上黄金一千镒,



白璧一百双，锦绣一千匹，用来邀约其他诸侯结盟。

正当此时，周天子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赐给秦惠王。秦惠王派犀首进攻魏国，生擒魏将龙贾，攻占了雕阴，并打算继续向东方用兵。苏秦担心秦国军队打到赵国破坏合纵，便用计激怒张仪，让他投奔秦国。

于是苏秦又游说韩宣王道：“韩国北面有巩县、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面有宜阳、商阪等要塞，东面有宛、穰二县和洧水，南面有陁山，土地纵横九百多里，军队几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是韩国制造的。像谿子弩，还有少府所造的时力、距黍两种劲弩，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的士兵举足踏弩而射可以不停地射百来次，对远处的敌人可以射穿他的胸部，近的可以射透他的心窝。韩国的剑戟都出产于冥山、棠谿、墨阳、合赭、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都能在陆地上砍断牛马，水里截杀鹄雁。攻击敌人时，能斩断坚固的铠甲、铁衣，皮制的臂衣和盾牌，像这些精良的兵器，韩国无不具备。凭着韩兵的勇敢，披上坚甲，踏着劲弩，佩着利剑，以一个人抵挡一百个人是不在话下的。以韩国兵力的强劲和大王的贤明，却向西投靠秦国，拱手称臣，使国家蒙受耻辱而受到天下的耻笑，没有更超过此事的。所以，我希望大王能详加考虑。

“大王如果向秦国屈服，秦国一定会向您索取宜阳和成皋。您现在把土地献给它，明年又会再要求您割地。给它吧，没有那么多地方给；不给吧，就会前功尽弃并带来后患。而且大王的土地有限，而秦国贪求却没有止境。以有限的土地去应付那无止境的贪求，这正是通常所说的买下仇恨，种下祸根，不需打仗而土地已落入别人之手了。我听说有这样的俗话：‘宁可作鸡群的头领，不要作牛群里的跟从。’现在你如果向西拱手屈服于秦，这和作牛群里的跟随者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明，拥有强大的韩国军队，却落得一个牛群跟随者的名称，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愧。”

这时，韩王一下子变了脸色，挥动手臂，怒睁双眼，按住剑柄，抬头望天，长叹一口气说：“我尽管没有出息，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现在蒙您把赵王的高见转告我，我愿意举国相随。”

苏秦又去游说魏襄王道：“大王的国土，南有鸿沟、陈、汝南、许、

郢、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郢，东面有淮水、颍水、煮枣、无胥，西面有长城为界，北面有河外、卷、衍、酸枣，国土纵横千里。国家的声名虽小，但乡间的房屋都十分密集，连放牧牲畜的地方都没有。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轰隆轰隆的车马声，听起来就好像大部队在行军。我个人认为大王的国家并不比楚国差。然而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却想引诱你伙同虎狼一样的秦国去侵犯天下。一旦受到秦国的加害，他们是不管的。倚仗强秦的声威来胁迫自己的君主，罪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魏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主。现在却甘心向西侍奉秦国，以秦国的东方属国自居，为秦国建造巡狩的行宫，接受它的礼仪制度，春秋贡奉，帮助秦国祭祀，我私下替您感到羞愧。

“我听说越王勾践用三千疲惫的兵士与吴国作战，在于遂生擒了吴王夫差。武王以三千兵士，三百辆兵车，在牧野之战制服了纣王。难道是他们的兵力众多吗？实在是因为他们能发挥兵威啊！我个人听说大王的兵力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军二十万，冲击部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这就远远超过了越王勾践和武王。想不到现在您竟听信群臣的话，打算向秦国臣服。谈到向秦臣服，必然要割让土地和献上宝贵的器物，不经过战事而国家就已经蒙受损失了。凡是群臣中主张事奉秦国的人，都是奸臣，不是忠臣。他们作为人臣，割让自己国家的土地来讨好外国，只图眼前效益而不顾后果，损公肥私，对外依靠强秦的势力来胁迫自己的国君，以求把土地割让给秦国。希望大王仔细考虑。

“《周书》上说：‘铲除草木，在萌芽状态不加斩断，等到枝叶蔓延就只好办了。在细小的时候不斩断，等长大后就必须使用斧头砍了。’事前不考虑成熟，就会招致严重的后果，那时又怎么办呢？大王真能听从我的建议，使六国合纵相亲，齐心协力，就一定不会再遭受强秦的侵略了。因此，敝国的赵王派我来向您呈献这种不成熟的意见，接受您贤明的约定，究竟如何，全赖大王的指示。”

魏王说：“我没有才能，以前没有机会听取您高明的指教。现在您用赵王的指示来启发我，我愿以魏国追随您。”苏秦乘便又向东去游说齐宣王道：“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邪山，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可以说是四方都有险塞的国家。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

几十万,粮食堆积如山,三军的锐卒和驻守五大都市的精兵,进攻时像锋利的刀和箭一样迅急,战斗时有如雷霆万钧,撤退时像风雨一样迅捷。自有战事以来,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部队,也不需渡过清河、渤海去征调兵卒。临菑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我私下估计,每产不少于三个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必等待征调远县的军队,单是临菑的兵卒就有二十一万了。临菑非常富有和殷实,这里的人没有不会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赛狗以及下棋和踢球的。临菑的街道非常热闹,车辆的轮轴互相撞击,人们拥挤得肩擦着肩,衣襟连接起来就可以成为围帐,举起衣袖就可以连成一块大幕布,举手挥汗,洒下去像雨点一样,家家殷实富足,志气昂扬。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天下没有谁能比得上。现在您却要向西去事奉秦国,我私下为大王感到羞愧。

“而且韩、魏之所以十分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的边界连接。双方派出力量相当的军队,用不了十天,而胜败存亡的趋势就决定了。如果韩、魏战胜了秦国,那自己的兵力要损失一半,也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国家的危亡就会随着而来。所以韩、魏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很愿向秦国称臣。至于秦国要进攻齐国,情形便不一样了。秦国的背后倚靠着韩、魏的土地,越过卫国阳晋的通道,经历亢父的险塞,车辆不能并驶,战马不能并行,只要用一百人守住险地,一千人也过不去。秦国即使想深入侵犯,总是有后顾之忧,怕韩、魏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它疑虑重重,只是虚声恫吓,骄妄矜誇而不敢再向前进。那么秦国不能加害齐国,不是明摆着的事实么!”

“不深切考虑秦国对齐国无可奈何的事实,却想向它屈服,这是臣僚们谋略上的失误。采纳我的意见,既没有向秦称臣的屈辱名声,又有使国家强大的实效,所以我希望大王稍微考虑一下。”

齐王说:“我很不聪明,守着东面海边上偏僻荒远的国家,从没有机会听取您的教诲,现在您用赵王的指示来开导我,我极愿以齐国追随您。”

接着,苏秦又前往西南去游说楚威王道:“楚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您是天下贤明的君主。西面有黔中郡、巫郡,东面有夏州、海阳,南面有洞庭、苍梧,北面有陜塞、郢阳。国土有五千多里见方,武装部队上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储备够十年之用,这是建立霸王之

业的有利条件,以楚国的强大和您的贤明,天下没有谁比得上您。现在您却打算向西边的秦国称臣,那么诸侯就会都倒向西方而拜倒在秦国章台宫下了。

“秦国最害怕的莫过于楚国,楚强秦国就弱,秦强楚国就弱,秦、楚势不两立。所以我为大王考虑,不如与东方各国合纵相亲,使秦国孤立。大王如果不合纵,秦国必然会出动两支军队,一支军队从武关出击,一支军队指向黔中,那么楚国的鄢郢就动摇了。

“我听说处理问题最好赶在乱子发生之前,在灾难还没有来临时就及早采取行动。祸患临头才去寻找对策,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大王及早考虑。

“大王如果采纳我的意见,我愿叫山东各国一年四季向您进贡,接受您的领导,把国家和宗庙都委托给您,作好战备,听从大王的指挥。大王真要能采纳我不成熟的意见,那么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好音乐和美女一定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骆驼、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所以说,合纵成功,楚国就能成就王业,连横成功,将使秦国称帝。如今您放弃霸王的事业,而有事奉他人的屈辱名声,我私下真为您感到值不得啊!

“秦国是个像虎狼一样凶恶的国家,抱有并吞天下的野心。秦国是天下的仇敌。主张连横的人都想割诸侯的土地去事奉秦国,这真是奉养仇敌的人啊!作为臣子,割让自己国君的土地和虎狼一样的秦国拉关系,让它侵扰天下,自己的国家最终也会遭到秦国进犯,他是不管这种后果的。外边倚仗强秦的威势,对内去胁迫自己的国君,要求割让土地给秦国,大逆不忠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合纵相亲,那么诸侯都会割让土地事奉楚国;连横成功,那么楚国就要割让土地给秦国,这两种策略相差实在太远了,大王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呢?所以敝国的赵王派我献上这不成熟的意见,接受您贤明的约定,全在大王的安排。”

楚王说:“我的国家西面和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秦是个像虎狼一样凶横的国家,不能和它亲近。韩、魏由于受到秦国威胁,不能和它们深深地计议,和它们谋划大事,恐怕它们反把消息泄漏给秦国,计划还没有实行,国家已处在危难之中了。我自



己估计,单靠楚国的力量去抵挡秦国,不一定能打赢;在国内和群臣商量,又不可靠。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心神不定,不得安宁。现在您打算团结天下,拉拢诸侯,保全处在危亡中的国家,我愿竭诚地以整个国家追随您。”

于是六国联合,力量集中,苏秦作了合纵盟约的领导人,兼任六国的相国。

苏秦北上向赵王报命,途经洛阳,随行的车马辎重以及各国护送的使者极多,就好像是国王出巡。周显王得悉这一消息非常害怕,赶忙派人替他清扫将要经行的道路,并派人到郊外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嫂斜着眼不敢抬头正视,都俯伏在地上,侍候他进食。苏秦笑着向他的嫂嫂说:“你怎么以前对我那样傲慢,现在却这么恭敬呢?”嫂嫂赶快弯曲着身子匍匐在地上,把脸贴着地面谢罪说:“那是因为小叔你现在的官高而钱多啊!”苏秦深有感触地叹道:“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亲人就害怕我;贫贱就受到轻视,亲人尚且是这样,何况是一般人呢!假如我在洛阳城边有二顷良田,我还能佩上六国相印吗?”于是他便把千金分赐给同族的人和朋友。当初,苏秦到燕国去,曾借别人一百钱作路费,到他富贵了,就用一百金偿还他,并普遍报答了所有曾有恩于他的人。随从中有一人惟独没有得到报偿,于是上前主动申明。苏秦说:“我不是忘记了你。从前你和我一起到燕国去,走到易水,你再三要想抛弃我,那时我处境艰难,因而我深深地怨恨你,所以把你放在后边。现在你也算是得到报偿了。”

苏秦已经约定六国合纵相亲之后,回到赵国,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于是苏秦把合纵的盟约送到秦国,秦国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

后来秦国派犀首欺骗齐、魏两国,和他们一起攻打赵国,想破坏合纵盟约。齐、魏攻打赵国,赵王责备苏秦。苏秦害怕,请求出使燕国,说一定要报复齐国。苏秦离开赵国以后,合纵盟约随之瓦解。

秦惠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燕太子为妻。这一年,燕文侯去世,太子即位,称为燕易王。易王刚继位,齐宣王乘着燕国有丧事,发兵进攻燕国,夺取了十城。燕易王对苏秦说:“以前先生您到燕国,先王资助您去见赵王,于是约定六国合纵。现在齐国先进攻赵国,其次就轮到燕国,因为您的原因让天下耻笑,您能为燕国取回被侵占的土地吗?”

苏秦非常惭愧地说道：“请让我为您把失地收回吧！”

苏秦去谒见齐王，行了再拜礼，低下头来表示庆贺，随着又抬起头表示哀悼。齐王说：“为什么你的庆贺和哀悼相继来得这么快啊？”苏秦说：“我听说饥饿的人即使很饥饿也不肯吃毒药乌头，是因为这东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却和饿死并没有什么两样。燕国虽然弱小，但燕王却是秦王的小女婿。大王贪图燕国十城，却长期和强大的秦国为仇。现在使弱小的燕国做先锋，秦国在后面打掩护，进而招引天下的精兵来攻击你，这和用乌头充饥实际上是一回事。”齐王忧虑地变了脸色说：“那么怎样办呢？”苏秦说：“我听说古来善于处理事情的人，能变祸事为好事，变失败为成功。大王真能听取我的建议，就把十城归还燕国。燕国无缘无故地收回十城，必然高兴；秦王知道您是因为他的原故而归还燕的十城，也一定高兴。这叫做去掉仇敌而得到磐石一样的交谊。燕、秦都接受齐国的领导，这样，大王只不过表面上作了个依附秦国的姿态，实际上却是用十城取得了天下。这真是霸王的伟业啊！”齐王说：“很好。”于是把十城归还给燕国。

有人诽谤苏秦说：“这是个左右摇摆，出卖国家，反覆无常的奸臣，他将会作乱。”苏秦恐怕得罪，赶快回到燕国，燕王不让他任职。苏秦求见燕王说：“我本是东周的一个平民，没有一点功劳，而您亲自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廷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说退了齐国的军队而收复了十城，您对我应更加亲近。现在我回到燕国，而您却不让我担任官职，必然有人以说话不老实的罪名在您面前中伤我。我不守信誉，乃是您的福分啊！我听说忠信只不过是为自己，进取才是为的别人。我去游说齐王，不是欺骗了他吗？我把年老的母亲丢在东周，这本来就是抛弃只顾自己的念头而去帮助别人实行进取。现在假如有人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得到这样三个人来事奉大王，您觉得怎样？”燕王说：“足够了。”苏秦说：“像曾参那样孝顺的人，按理不会离开他的父母在外住一夜，您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来替弱小的燕国处在危险境地中的君王效劳呢？像伯夷那样廉洁，他的行为准则是不作孤竹君的继承人，不肯作周武王的臣子，不肯接受封侯的赏赐，而饿死在首阳山下。像这样廉洁的人，您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去干一番进取的事业呢？像尾生那样守信用的人，

和女子在桥下约会，女子没有来，大水来了也不肯离开，抱着柱子让水淹死。像这种守信用的人，您又怎么能够使他步行千里，去退却齐国的强兵呢？我正是那种因为忠信而得罪君王的人。”燕王说：“您本是个不忠诚的人，哪有因为忠诚而得罪的呢？”苏秦说：“话不是这么说。我听说有个到远方做官的人，他的妻子和别人私通。她的丈夫将要回来了，她的姘夫很担心。这个妻子说：‘您不要担心，我已经准备好药酒等他了。’过了三天，她的丈夫果然回家，妻子叫侍妾捧着药酒让丈夫喝。侍妾想说出酒里下了毒药，恐怕他会把女主人赶出去；想不说呢，又怕害死了男主人。于是假装跌倒而打翻了酒。男主人大怒，打了她五十鞭。所以，侍妾假装跌倒而泼了药酒，对上来说是保存了男主人，对下来说是保存了女主人，却不免遭到鞭打，怎么能说忠诚就不会得罪呢？我的罪过，不幸正和这个故事相同！”燕王说：“您还是担任原来的职位吧。”从此更加优待他。

燕易王的母亲是燕文侯的夫人，她和苏秦私通。燕易王知道了，对苏秦更加优待。苏秦恐怕被杀，就对燕王说：“我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我如在齐国，则定能使燕国受到重视。”燕王说：“您怎么办都行。”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国而逃奔到齐国，齐宣王让他作客卿。

齐宣王死去，湣王继位。苏秦劝说湣王隆重地安葬宣王，以表示自己的孝思，高筑宫室，扩大苑囿，以显示自己的得意，他想以此损耗齐国，为燕国提供可乘之机。燕易王死去，燕噲继立为王。后来，齐国有许多大夫和苏秦争宠，派人暗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挣扎着逃走。齐王派人去抓凶手，没有抓到。苏秦快要死了，便对齐王说：“我如果死了，请您把我车裂了而在刑场上示众，并宣布说：‘苏秦为了燕国在齐国作乱。’这样，那暗杀我的凶手就定能抓到了。”于是齐王照他的话办，暗杀苏秦的凶手果然自己露面，齐王就把他捉来处死。燕国听到这个消息说：“齐国这样为苏先生报仇，真太好啦。”

苏秦死后，他为燕国削弱齐国的事情充分暴露。齐国知道了，对燕国非常不满。燕国极端恐惧。苏秦的弟弟苏代，苏代的弟弟苏厉，见到兄长这样得意，也都学习纵横之术。苏秦死后，苏代就去求见燕易王，想继承苏秦的旧业，说：“我是东周一个普通的平民，听说大王的德行高尚，我不揣冒昧，放弃了耕种而来求见大王。我到了赵国的首

都邯郸，所见到的和我在东周所听到的相差很远，我私下感到失望。后来到了燕国的宫廷，看到您的群臣和属吏，便知道大王您真是天下最贤明的君王啊！”燕王问道：“你所说的贤明的君主是什么样子呢？”苏代回答道：“我听说一个贤明君王总是愿意听取自己的过失，不愿只听别人称道自己的好处。我愿意指出你哪些地方错了。齐、赵是燕国的仇敌、楚、魏是燕国的后援国。现在您却要事奉仇敌来攻打援国，这是对燕国不利的。请您自己考虑，这种作法显然是错的，但却没有人告诉您，这显然不是忠臣。”燕王说：“齐国本来是我的敌人，我一直想要讨伐它，只是怕国家疲敝，力量不够。您要能以燕国攻打齐国，我愿把整个国家付托给您。”苏代回答说：“天下有力作战的大国有七个，燕国是比较衰弱的。单独与别国作战，力量不足；倘若依附谁，谁就会提高地位。向南去依附楚，楚国的声望就会提高。向西去依附秦，秦国的威望便加重；中间去依附韩、魏，韩、魏的声威就加重。如果所依附的国家威望提高，这必然使您的威望也提高了。谈到齐国，他的国君年纪大而又一意孤行。南边攻楚五年，积蓄消耗殆尽，向西困扰秦国三年，兵士疲敝不堪，北边和燕国作战，打败燕的三军，俘虏了两员将领。并且用它残余的兵力，向南攻破拥有五千辆兵车的宋国，囊括了泗上十二诸侯。他的国君野心虽已得到相当满足，民力却已衰竭了。还能干什么呢！并且我听说：多次打仗，人民就劳累，军队长期在外，战士就很疲敝。”燕王说：“齐国有清济、浊河，便于固守，有长城、钜防，可以作为要塞，真是这样吗？”苏代回答说：“天时方面不能取得有利条件，虽然有清济、浊河，哪能固守呢！人民疲敝，虽然有长城、钜防，又怎能作为要塞呢！况且，齐国从前不从济水以西征兵，是为了防备赵国，不从河北征调军队，是为了防备燕国。现在济西、河北全都征兵了，全国都已经很疲敝了。骄横的君主必然贪利，亡国的臣子一定贪财。您如果不以把姪儿或弟弟送作人质感到羞愧，并以宝珠玉帛去拉拢齐王的亲信，齐国将会感激燕国而把灭亡宋国看得很容易，那么，齐国就可以被我们灭掉了。”燕王说：“我决心依靠您而接受上天的安排。”燕国就派了一个公子到齐国去做人质。苏厉通过燕国质子的关系求见齐王。齐王怨恨苏秦，想把苏厉囚禁起来。燕国的质子替他谢罪，随后苏厉也就委身作了齐国的臣子。

燕国的相国子之和苏代结成婚姻关系，想要取得燕国的政权，就派苏代到齐国去侍奉质子。齐王派遣苏代回国复命，燕王诘问他道：“齐王能称霸吗？”苏代回答说：“不能。”燕王问：“为什么？”回答说：“因为他不信任自己的臣子。”于是燕王让子之控制燕国的全权，不久又让位给他，引起了燕国大乱。齐国进攻燕国，杀掉了燕王哙和子之。燕国拥立了昭王。苏代、苏厉不敢再进入燕国，都归附了齐国，齐很优待他们。

苏代经过魏国，魏国替燕国拘留了苏代。齐国派人到魏王说：“齐国提出把宋国的土地封给秦王的弟弟泾阳君，秦国一定不肯接受。秦国并非不希望拉拢齐国和取得宋地的地盘，只不过是相信齐王和苏代罢了。现在齐、魏不和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那么，齐国就不会欺骗秦国。秦国也会相信齐国。齐、秦联合起来，泾阳君取得宋国土地，这是不利于魏国的，所以您不如让苏代东归齐国，秦国定会怀疑齐国而不相信苏代了。齐、秦不能联合，天下局势不发生变动，讨伐齐国的局面就会逐渐形成了。”于是魏国释放了苏代。苏代到了宋国，宋国很好地接待他。

齐国进攻宋国，宋国危急，于是苏代写信给燕昭王说：

燕国作为一个万乘大国，却派出人质寄居在齐国，名声低下而权势卑微，以整个燕国力量帮助齐国攻打宋国，人民疲劳而财力损耗。攻破宋国，侵犯楚国的淮北，使齐国壮大，敌人强大而自己的国家受害。这三种情况都是对国家的大害啊！然而您还是愿意这样办，无非是为了取得齐国的信任罢了。但齐国却更加不相信您，对燕国更加怀恨，这表明您的策略错了。宋国再加上淮北的地盘，力量超过万乘的大国，齐国把它吞并之后，等于增加了一个齐国。北夷的土地纵横七百里，加上鲁、卫两国的地方，也胜过一个万乘的大国，齐国把它们吞并之后，等于增加了两个齐国。以一个齐国的力量，燕国还担惊受怕而不能应付，现在以三个齐国的力量压到燕国头上，那祸害就一定很大了。

虽是这么说，但聪明人办事，能够变祸为福，转败为胜。

比如齐国的紫色绢帛，本是用破旧的白绢染成，它们价格反而提高了十倍。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后来却击破强大的吴国而称霸天下。这都是变祸为福，转败为胜的事例啊！

现在您如果想要变祸为福，转败为胜，最好是推举齐国为霸主而尊重它，让各国派遣使臣在周室结盟，烧掉秦国的符节，宣告说：‘最好的策略是攻破秦国，其次是永远排斥它。’秦受到排斥并时刻担心被别人攻破，秦王一定非常忧虑。秦国接连五代君主都是主动出击，现在反而屈居齐国之下，秦王的想法，只要能使齐国陷入困境，不难以全国力量相拚。既然是这样，您何不派遣一个说客用以下的话游说秦王：‘燕、赵两国攻破宋国，使齐国更加强大，尊重它并屈从它，燕、赵并不想从中得利。燕、赵既得不到利益却又势必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不相信秦王的原故。那么，您为什么不派遣一个可信的人去拉拢燕、赵，派涇阳君、高陵君先到燕、赵两国去？如怕秦国的外交路线有变，就以他们二人作为人质，那么燕、赵必然相信秦国。秦国作西帝，燕作北帝，赵作中帝，树立三帝，向天下发号施令。韩、魏不服从，秦国就讨伐它；齐国不服从，燕、赵就讨伐它，天下还有谁敢不服从？天下都服从了，于是驱使韩、魏去讨伐齐国，说：‘一定要交出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交出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这是有利于燕、赵的。树立三帝，是燕、赵非常愿意的。这样，实际方面能得到利益，提高名声方面如愿以偿。燕、赵将像丢掉草鞋一样把齐国抛弃了。现在如您不拉拢燕、赵，齐国的霸业一定会成功。诸侯都拥护齐国而您不服从，国家将遭到攻伐；诸侯拥护齐国，您也一样服从，您的名声就卑下了。现在要是拉拢燕、赵，会使国家安定而名望崇高；不拉拢燕、赵，会使国家危险而名声低下。抛弃名尊国安的作法而选取国危名卑的作法，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干的。’秦王听了这个说法，心头一定感到刺痛。那么，您为什么不派说客用这番话去游说秦国？秦国定会被争取过来，齐国也定会受到讨伐了。

争取秦国，这是重要的外交；讨伐齐国，是正当的利益。处理好重要的外交，谋求正当的利益，这是圣王的事业啊！

燕昭王认为苏代这封信写得好，说：“先王曾对苏家有恩德，后来由于子之的乱事，使得苏家弟兄离开了燕国。燕国要想向齐国报仇，非用苏家弟兄不可。”于是召回苏代，仍然很好地待他，和他商量讨伐齐国的大计，终于攻破齐国，使得齐湣王逃奔在外。

过了很久，秦国邀请燕王，燕王想前去，苏代劝阻燕王道：“楚国因得到了枳而使国家灭亡，齐国因取得宋国而使国家灭亡，齐、楚不能占有枳、宋而终于向秦国屈服，原因何在呢？那因为只要取得成功的国家，秦国都看成它的大敌。秦国夺取天下，不是靠行义，而是靠使用暴力。秦国使用暴力，公开地向天下宣告。

“秦警告楚国说：‘蜀地的军队，乘船浮行于岷水之上，随着夏季的水势直入长江，五天就能到达楚的郢都。汉中的军队，乘船从巴水出来，趁夏季水势直入汉水，四天就能到达五渚。我在宛县以东聚集军队，向随县进军，楚国的智士还来不及提出对策，勇士还来不及发挥威力，我已像用飞箭射杀鹰隼一样迅速取得胜利，你还想等天下的军队攻打函谷关，不是为时过晚了吗！’楚王因为这个原故，向秦臣服了十七年。

“秦国警告韩国说：‘我从少曲发兵，一天就可截断太行山的通道。我从宜阳发兵，攻击平阳，两天就会使韩国全境动摇。我穿越两周攻击新郑，五天就可攻占韩国。’韩国认为确是如此，所以向秦国臣服。

“秦国警告魏国说：‘我攻下安邑，堵住女戟，韩国通往太行山的路就会被截断。我从軹出发，经过南阳、封、冀，包围东西两周。趁着夏季的水势，乘着轻便的战船，强弓劲弩在前，利戈在后，掘开荥口，魏国的大梁就不复存在；掘开白马渡口，魏国的外黄、济阳就不复存在。掘开宿胥渡口，魏国的虚、顿丘就不复存在。从陆上进攻，可以击破河内；水路进攻，可以毁灭大梁。’魏国认为确是如此，所以向秦国臣服。

“秦国想攻取安邑，害怕齐国援救，就把宋地丢给齐国，说：‘宋王无道，做了一个像我的木偶，用箭射它的面孔。我的路途阻绝，军队遥远，没法去攻打他。您假如能攻破宋国并占有它，那就像我自己占有